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上

[美] 洛伊斯·比约德 (李丽琼 邵芳 编译)

贵族们的游戏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

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

贵族们的 游戏

[美] 洛伊斯·比约德 著

李丽琼 主编

(上)

——人民日报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9)
第四章	(47)
第五章	(65)
第六章	(79)
第七章	(96)
第八章	(116)
第九章	(130)

下 册

第十章	(149)
第十一章	(174)
第十二章	(197)
第十三章	(218)
第十四章	(241)
第十五章	(262)
第十六章	(284)





第一章

“派遣至飞船！”排在迈尔斯前面四个位置的少尉欢快地说。脸上神采飞扬，两眼飞快地扫过手中的任命书。那张薄薄的塑料纸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我就要成为帝国巡洋舰瓦哈拉斯旗舰上的初级兵器官了。马上就要去泰纳瑞基地航天港报到，准备调防轨道。”他猛地走出队列，毫无军人姿态，高兴得格格直笑。

“普劳斯少尉。”负责文书工作的那位年长军士竭力装出厌倦的样子，同时流露出高人一等的神色，用大拇指和食指又一次慢慢地举起一个袋子。他在帝国军事学院的这个岗位上干了多久了？迈尔斯心中暗想。有多少年轻军官在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这一崇高时刻被他毫无生气的眼神打量过？几百个？几千个？过了几年，这些人都会变得一模一样吗？一模一样的淡绿色军装，相同的闪闪发亮的塑料长方形肩章佩戴在高高的衣领上。同样渴望的眼神，帝国各兵种精英学院的优秀毕业生脑子里正在对军人生涯的美好前景浮想联翩。我们不是在向未来前进，我们是在向未来冲锋。

普劳斯走出队列，在文件上摁了个手印，然后打开他的信封。

“是什么？”站在迈尔斯前面的伊凡·弗·帕特利尔道，“别吊我们的胃口了。”

“语言学校。”普劳斯道，继续往下看。

普劳斯已经能流利地说贝拉亚的全部四种方言了。“当学生还是教官？”迈尔斯问道。





贵族们的游戏

“学生。”

“啊哈。一定是学习银河系语言。学成后，情报部门会要你的你一定会到行星外去的。”迈尔斯说。

“不一定。”普劳斯说，“他们也许会让我待在某个地方的钢筋混凝土房子里，编程、翻译，直到两眼变瞎为止。”不过，他眼里依然闪烁着憧憬和希望。

好心的迈尔斯没有指出在情报部门工作的主要不利之处，那就是，你最终必定在帝国安全部部长西蒙·伊林手下工作，一个什么都记得的人。不过，以普劳斯的级别，他也许还不会遇到尖刻的伊林。

“卢巴契克少尉。”

卢巴契克是迈尔斯遇见过的第二个积极得让人恼火的人。因此，当卢巴契克打开信封，激动得念不出他的任命时，迈尔斯一点也不惊奇。“帝国安全部。安全和反暗杀高级课程。”

“啊，皇宫警卫学校。”伊凡打趣道。

“真是莫大的荣誉。”迈尔斯说道，“伊林通常只从多次获得员章、有二十来年经验的人中间挑选他的学生。”

“也许格雷格皇帝要伊林给他选一个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伊凡说，“给皇宫增加点生气。伊林身边的那些人，脸上修得光了的，头脑僵化，我一见就生闷气。别跟我说你有幽默感，卢巴契克，照我看，只要有幽默感就不合格。”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迈尔斯心想，卢巴契克不会有失去职位的危险。

“我真的要去见皇帝？”卢巴契克问道，两眼紧张地看着迈尔斯和伊凡。

“也许每天都得看着他吃早饭，”伊凡说，“可怜的家伙。”他是指卢巴契克还是格雷格？肯定是格雷格。

“你们这些名字里带‘弗’的贵族了解他——他人怎么样？”





伊凡眼里闪过一丝诡秘，没等诡秘变成恶作剧的闪光，迈尔斯便打断了他。“他很正直。你们会相处融洽的。”

卢巴契克看上去稍稍放心了些，一边看着手中的委任状，一边慢慢地走开了。

“弗·帕特利尔少尉，”军士拖着长腔喊道，“弗·科西根少尉。”

个子高大的伊凡和矮小的迈尔斯各自拿着自己的委任状，与另外两个同伴一道走出队列。

伊凡打开信封。“哈哈，我被派到沃巴萨塔那的帝国司令部。告诉你，派我去当作战部乔立夫准将的副官。”他欠欠身子，把手中的委任状翻了过来，“实际上，明天就上任。”

“嗨。”被分配到飞船的那个少尉说道，两脚还在轻轻跳动，“伊凡要当副官了。当心点，说不定拉米兹将军会叫你坐到他大腿上呢。我听说，他……”

伊凡不带恶意地向他比了一个粗鲁手势。“嫉妒。纯粹是嫉妒。我过的将是老百姓的日子。工作时间朝七晚五，在城里有自己的公寓——告诉你，你工作的飞船上可没有姑娘哦。”伊凡的声音平和、愉快，但眼神出卖了他，没能完全掩饰他心中的失望。伊凡也希望能分配到飞船去。所有人都有这个愿望。

迈尔斯也一样。执行飞船勤务。最后，成为统帅，像我爸爸一样，像爸爸的爸爸一样，像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一样……这是一个愿望，一个祈祷，一个梦想……出于自律、担心和最后一刻仍挥之不去的希望，他犹豫了。他用拇指捏住信封边缘，从容不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封。一张塑料纸，一把通行证，还有那短短的一段话。他一眼就看完了，从容也随之消失。他僵直地呆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从头看了一遍。

“怎么了，老兄？”伊凡越过迈尔斯的肩头看过去。

“伊凡，”迈尔斯说道，嗓子哽了一下，“是我得了健忘症，





贵族们的游戏

还是我们学习自然科学时真的从来没有上过气象课？”

“应该学过吧。五层空间数学，外星植物学，”伊凡漫不经心地挠着痒痒，“地质学和地形评估……对了，一年级的時候学过航空气象学。”

“不错，但是……”

“他们这回又是怎么收拾你的？”普劳斯问道，显然已经作好了准备，想根据实际情况表示祝贺或同情。

“我被派到拉兹科斯吉基地担任首席气象官。拉兹科斯吉基地在什么鬼地方？我听都没听说过！”

坐在桌旁的军士突然抬起头来，嘴一咧，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我听说过，长官。”他说，“在一个叫克里尔的岛上，靠近北极圈。步兵的冬训基地。他们管它叫永冻营地。”

“步兵？”迈尔斯说道。

伊凡一扬眉，又皱起眉头，看着迈尔斯。“步兵？你？好像不对头吧。”

“是的，是不对头。”迈尔斯轻声说道。他想到了自己的身体缺陷，浑身一阵冰凉。

迈尔斯出生时因严重畸形差点儿夭折。多年来，他一直悄悄服药，经受了許多折磨，几乎完全矫正了他的畸形。几乎完全。婴儿时代，他只能像只青蛙一样蜷缩成一团，现在他的身体差不多可以完全挺直了。儿时云母般易碎的骨头现在几乎变得坚硬了。小时候，他干瘪得像个侏儒，现在他已有四英尺九的个子了。但是，他骨头的长度虽然增加了，但强度仍然不够。医生认为，他最后增高的六英寸是个错误。在多次摔断腿之后，迈尔斯终于认同了医生的意见，但为时已晚。但是，他并不是个畸形怪胎，不是……不过这不重要。只要他们能让他发挥自己的长处为皇帝效劳，他就能让他们忘了他的短处。人们已经理解了这一点。





虽然他相貌怪异，还有不为人知的脆弱的身体，但是，军队里有无数种他可以干的工作，不会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比如副官，情报翻译官，甚至飞船上的枪械官都没问题，只要监控好计算机就行。这很明显，是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但是，步兵？有人对他不公平，或者是弄错了。这还只是他军旅生涯的开头呀。他犹豫了很久，拳头紧紧攥着那张委任状，朝门口走去。

“你上哪去？”伊凡问道。

“去见赛西尔少校。”

伊凡抿起嘴，叹了一口气。“噢？祝你好运。”

坐在桌前的军士是不是想忍住笑脸，假装低头整理下一摞文件？

“德拉特少尉。”他喊道。队列又向前缩短了一点点。

迈尔斯走进赛西尔少校的办公室，敬了个礼。少校半个屁股倚在助理的办公桌上，正询问着什么。

赛西尔少校抬头瞥了迈尔斯一眼，又看了看手表。“啊，不到两分钟。我赌赢了。”少校给迈尔斯回了个礼，他的助理苦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叠钞票，抽出一张一马克的票子，无言地递给上司。少校露出一丝开心的神色，朝门口点点头，助理撕下机器上刚刚吐出来的塑料薄膜纸，离开了房间。

赛西尔少校约莫五十岁，身材瘦削，性情平和，神情警觉。非常警觉。尽管他不是实际掌管人事的头儿——那份行政工作由一位军阶更高的军官负责——但是，迈尔斯早就发现，赛西尔是最后拍板的人。军事学院每一位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最后都是赛西尔决定的。迈尔斯始终觉得他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他更像一位老师和学者，而不是一名军官。他有罕见的冷面幽默，极强的敬业精神。迈尔斯非常信任他——直到此刻。

“长官，”迈尔斯开口道。他把手中的委任状向前一伸，一脸失望的表情，“这是怎么回事？”



贵族们的游戏

赛西尔两眼放光，将那张一马克钞票塞进口袋，心里的高兴劲儿显然还没过。“你是要我把它念给你听吗，弗·科西根？”

“长官，我想问……”说到这里，迈尔斯停住话头，顿了片刻，这才接着道，“关于我的任命，我有几个问题。”

“气象官，拉兹科斯吉基地。”赛西尔少校说。

“那么……没有弄错。这么说？我拿的信封是对的？”

“如果委任状上是这么写的，你就没拿错。”

“你……知道吗，我上过的惟一一门气象学课程是航空气象？”

“我知道。”少校寸步不让。

迈尔斯停顿了一下。赛西尔把他的助理支走了，这就表明，这是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这是一种惩罚吗？”我哪儿得罪你了？

“怎么了，少尉？”少校语气平和，“这完全是正常的任务。你希望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任务吗？我的工作就是把各部门对人员的需求与现有的候选人匹配起来。每一个需求都必须有人来填补。”

“技术学校的任何一个毕业生都可以填补这个需求。”迈尔斯尽力控制着自己不吼叫出来，“而且更合适。完全不需要一名军事学院的毕业生。”

“不错。”少校表示赞同。

“那为什么派我去？”迈尔斯大声说道。他并不是有意要这么大声。

赛西尔叹了口气，挺直了身子。“因为我注意到你了，弗·科西根，一直在观察你。而且你非常清楚，除了格雷格皇帝本人，在这些走廊里经过的学员当中，你是最受关注的。”

迈尔斯点了点头。

“虽然你在某些方面表现很优秀，但也暴露了一些缺点。我



不是指你身体上的缺陷，尽管除了我之外，人人都认为那些缺陷会使你很快被淘汰，连一年级的学业都完不成。你对你那些身体缺陷非常敏感呀。”

迈尔斯耸了耸肩，“疼起来，我有什么办法，又不是我自己想疼。”

“也对。但是，你身上最严重的问题是……怎么说才准确呢？……是服从方面。你太喜欢跟上司争执了。”

“不，我并不爱争执。”迈尔斯气愤地说道，但马上就闭紧了嘴巴。

赛西尔脸上掠过一丝微笑，“看见了吗？你确实爱争执。另外，还有你那令人讨厌的习惯，把你的上司当作，呃……”说到这里，他停住话头，显然又在搜寻合适的词。

“和我同级的人？”迈尔斯斗胆说道。

“当作……牲口。”赛西尔毫不含糊地纠正道，“应该受你的意志驱策的牲口。你很会摆布别人，弗·科西根。我仔细观察你三年了，你很善于鼓动团队。无论是不是由你负责，到头来，能够得到贯彻的似乎总是你的意见。”

“我真的……这么无礼吗，长官？”迈尔斯心中一颤。

“恰恰相反。像你这样的背景，令人惊讶的是，你竟能把自己那一点点傲慢隐藏得那么好。但是，弗·科西根，”赛西尔终于开始严肃起来，“帝国军事学院并不是帝国军队的全部。你使你的同伴们很欣赏你，因为在这里，最受重视的是头脑。战略小组挑选人时，总是第一个挑到你，就像挑选纯体力项目比赛的参加者时总是最后一个选你一样。在这里，年轻人个个出类拔萃，争强好胜。一贯如此。”

“我要是平庸就不可能生存下来，长官！”

赛西尔头一歪，“我同意。但是，有时候，你必须学会如何指挥普通人——以及被他们指挥！”



贵族们的游戏

“这不是惩罚，弗·科西根，我这样考虑并不是开玩笑。我的抉择不但决定着这些初出茅庐的军官们的生命，而且也决定着他们负责的那些无辜者的生命。如果我的判断出现严重错误，把一个人派到他干不了的工作岗位上，或者大材小用，我不但会给他造成危害，也会危及他周围的人。再过六个月（包括计划外的拖延），帝国太空轨道船厂就要完成赛格王子号的建造，那艘战舰很快就将投入使用。”

迈尔斯屏住呼吸。

“你明白了吧，”赛西尔点点头，“那是帝国发射到太空的最新式、最快速、最凶狠的战舰。而且航程最长。它进入太空，一直航行，比我们以前送人太空的任何东西逗留的时间都要长。飞船上的所有人员必须忍受不间断地互相干扰，忍受的时间比以前所有船只都要长得多。实际上，最高司令部关注的是乘员在这艘飞船上的精神状态。”

“听着，”赛西尔向前倾过身子。迈尔斯也条件反射似的向前倾了倾身子，“如果你能在一个寂寞的基层岗位上待六个月，不惹什么是非……更坦率地说，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有能力管理好永冻营地的话，我就承认你能处理好帝国交给你的任何任务。我会支持你要求调入赛格王子号的请求。但是，如果你把事情弄砸了，我或者任何人都帮不了你的忙。成功或失败，全看你自己的了，少尉。”

飞行，迈尔斯心里想，我要飞行。“长官……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我对你没有任何偏见，弗·科西根少尉。”赛西尔诚恳地说。

我也爱你，长官。“但是……步兵？就我体力上的极限而言，我到那去服役没有问题，但我不能假装说我的体力没有极限。我也许会从墙上摔下去，立刻完蛋……倒也省了大家的时间。”他





妈的，如果他们想弄死我，为什么还要让我在贝拉亚最昂贵的教室里待上三年？“我始终认为，体力的极限是应当考虑的。”

“气象官是专业技术人员，少尉。”少校安慰他，“没有人会把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你头上，把你活活累死。我想不会有哪个军官愿意去对将军解释你是怎么死的。”他的声音突然冷淡下来，“把它视为一段考验期吧，畸变人。”

赛西尔确实对他没有偏见，只是在考验他。永远都在考验。迈尔斯低下头，“好吧，就算为我之后的畸变人作个榜样吧。”

“看来你是真的明白，对吗？”赛西尔的眼神有猜测，也有赞赏。

“多年前就明白了，长官。”

“哦。”赛西尔微微一笑，离开靠着桌子，走向前，伸出手，“那好，祝你好运，弗·科西根大人。”

迈尔斯握握他的手，“谢谢，长官。”他把那一大堆旅行通行证一一理好。

“你的第一站是哪里？”赛西尔问道。

又在考验了。考验别人一定是这家伙该死的本能反应。迈尔斯不假思索地答道，“学院档案馆。”

“啊！”

“去下载帝国的气象手册，还有些补充资料。”

“很好。顺便告诉你，你的前任将继续在那个岗位待几个星期，把情况向你交代清楚。”

“听到这话我真高兴，长官。”迈尔斯真诚地说。

“我们并不是想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少尉。”

只不过想让你好好吃吃苦头。“听到这话我同样高兴，长官。”迈尔斯在告辞时不顾贵族的身份，以下级对上级的礼节敬了个礼。

迈尔斯前往克里尔岛的最后一段行程是乘坐一架巨大的自动货运





贵族们的游戏

航天飞机，机上有一名无精打采的后备役飞行员，还有八十吨货物。在寂寞的旅途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拼命学习有关气象的知识。由于在最后两个上货站耽误了好几个小时，飞行计划很快就出了问题，在途中花了更长时间。因此，当飞机轰鸣着降落在拉兹科斯吉基地时，迈尔斯高兴地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比预期的要多。

货舱门开启，淡淡的阳光从天际照射进来。盛夏的微风大约只在冰点之上五度。首先映入迈尔斯眼帘的是一群身穿黑色大衣、手拿装卸设备的士兵，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位前来接机的神情疲惫的军士。似乎没有谁是专门派来迎接这位新来的气象官的。迈尔斯耸了耸肩”朝他们走过去。

看着他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的几个士兵用贝拉亚希腊语嘀咕着。那是一种起源于地球的少数民族方言，经过许多个世纪的隔离，已经完全异化了。旅途疲惫，加上看到他们脸上那再熟悉不过的表情，迈尔斯立刻决定对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不予理睬，只当听不懂他们的话。普劳斯曾无数次地告诉过他，他的希腊语口音糟透了。

“你们瞧，那人是个孩子吗？”

“我知道他们要给我们派一些娃娃军官来，但是这个人比娃娃还小。”

“嘿，那人不是小孩子。是他妈的侏儒。肯定是接生婆没接生好。瞧，是个突变体！”

迈尔斯尽力不看那些叽叽喳喳的议论者。那些人越来越相信别人听不懂他们的悄悄话，于是将说话的音量从耳语提高到了正常音量。

“那家伙穿着军装干什么？”

“也许他是我们的新吉祥物呢。”

对遗传突变的恐惧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心底，即使到现在，这



种恐惧、仇视仍然十分强烈。你也许会被一群人殴打至死，这些人连自己都不完全清楚为什么要恨你，只不过是陶醉在群体反应引发的激动情绪中。迈尔斯非常明白，以前他始终受到父亲地位的保护，但许多人没有他这种幸运，有时候便会碰到一些可怕的事情。两年前，在沃巴萨塔那的老城区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畸形瘸子被一帮醉鬼用破酒瓶玻璃阉割了。那件事成了一件丑闻，四处流传，没有被大家视为理所当然。这应该是一种进步。最近，在弗·科西根自己居住的地区却又发生了一件更加令人发指的屠婴案。当然，社会地位、军阶，这些东西还是有用的。迈尔斯决心利用这一切，来保护自己免遭厄运。

迈尔斯将身上的大衣向后耸了耸，军官肩章清楚地露了出来。“你好，军士。我接到任命，要向基地气象官阿恩中尉报到。我应该去哪儿找他？”

迈尔斯等待着军士两脚立正，向他敬礼。但是，这个敬礼来得很慢，因为那军士仍在瞪大眼睛看着他。最后，他终于明白过来，迈尔斯也许真的是名军官。

他迟迟疑疑，终于敬了一个礼。“对不起，呃，你说什么，长官？”

迈尔斯毫无表情地还礼，用平淡的口气重复了一遍。

“哦，阿恩中尉，是的。他通常躲起来——我是说，他通常在他的办公室。就在行政大楼里。”军士手一抬，指着停机坪边上一排半掩埋在地下的仓库后面，那儿有一幢两层楼的预制构件房屋，离这里大约一公里，“你不会找不到的，那是基地最高的房子。”

迈尔斯还注意到那幢房子的屋顶上伸出许多通讯天线，这也是很明显的标志。很好。

现在，他是否应该把行李交给这些笨蛋，希望它们最终能够送到他的目的地，不论这个目的地是哪里？或是吩咐他们叫一个



装卸工来运送他的行李？一时间，他仿佛觉得自己像是安装在船头的破浪神像，慢慢地向前驶去，走向注定粉身碎骨的命运，背后的船里还载着半吨保暖内衣，每个箱子里两打，货号# 6774932。最后，他决定自己背着行李步行过去。

“谢谢你，军士。”他朝着军士指的方向走去，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瘸腿，还有掩盖在裤腿里为他承担部分身体重量的腿托架。那段距离实地走起来比看上去更远，但是，他谨慎地没有中途歇脚，直到转过第一个仓库。

基地看上去几乎荒无人烟。当然是这样。这里的主要人员只有每年冬天来受训的两批步兵。至于现在，这儿只有常驻人员。迈尔斯敢肯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利用这短暂的夏季喘息时机休长假。迈尔斯气喘吁吁地来到行政大楼，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人。

本来应该有一个显示屏，显示办公室分布图，但却没有。贴在记事板上的一张手写纸条说明，显示屏坏了。迈尔斯沿着第一条也是惟一的一条过道走去，向右拐了个弯，一路寻找着有人的办公室，任何一间有人的办公室都行。大多数门关着，但没有上锁，里面的灯都灭了。一个门上贴着“总会计室”标记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穿黑制服的人，衣领上别着红色的中尉领章。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上面满是长长的一栏栏数据的表格，嘴里轻声咒骂着。

“气象办公室，在哪里？”迈尔斯在门口问道。

“二楼。”中尉朝上面指了指，连身也没转，身子向前趴得更低了，嘴里又开始骂起来。迈尔斯踮着脚尖走开了，没再打扰他。

迈尔斯终于在二楼找到了那间办公室，紧闭的门上贴着字迹褪色的标志。他在门外停顿片刻，放下行李，将大衣折起放在行李上，浑身上下检查了一遍。十四个小时的旅行把他原本整洁的



衣服弄得皱巴巴的。不过，他还是使自己的绿色军常服和半高统靴子保持着清洁，没有沾上任何食物污渍、泥土或其他脏东西。他把帽子弄扁，别在腰带上。他跨越了半个行星，花了半辈子工夫，这才迎来了这个时刻。三年的训练已成过去，为的就是为这令人振奋的一刻做好准备。军事学院的岁月始终带有一丝淡淡的虚假气氛，“我们只是在训练”。现在，他终于要与真实的人，他的第一个真实的指挥官面对面了。第一印象至关重要，尤其是他这种情况。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敲响了门。

屋里传出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话语含糊难辨。请进？迈尔斯推开门，大步走了进去。

沿着一面墙摆放的计算机和显示器屏幕闪耀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把他冲得向后微微退了几步。屋里的空气很热，光线很暗，只有显示器在闪着亮光。迈尔斯感觉左边有动静，便转过身敬了个礼。“迈尔斯·弗·科西根少尉受命前来报到，长官。”他大声说道，抬头看看，却不见有任何人。

动静是下面什么地方发出来的。一个四十来岁，满脸胡茬，只穿一件圆领汗衫的人坐在地上，背靠着通讯控制台。他抬头朝迈尔斯笑笑，举起一个半满的酒瓶，咕哝道：“敬礼，小伙子。我爱你。”说完便慢慢地倒了下去。

迈尔斯久久地凝视着他，沉思良久。

那人开始打起呼噜来。

迈尔斯将热气调低，脱下上衣，给阿恩中尉盖上一条毯子，接着沉思了半个小时，仔仔细细地把他的新领地检查了一遍。毫无疑问，他需要有人告诉他如何管理这个办公室。此外，适时卫星图像和自动数据好像来自分布在岛上的十几个微气象测量装置。如果说曾经有过管理程序手册的话，那么，现在哪儿都找不到这种东西，连计算机上也没有。出于尊重，迈尔斯犹豫了一会儿，呆呆地看着地上那个呼噜声连天、不断扭动的躯体。最后，



贵族们的游戏

他还是自作主张，开始翻看阿恩的抽屉和放在控制台上的文档。

迈尔斯发现了一些相关情况，由此感到这儿的人事状况是可以理解的。阿恩似乎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年，再过几个星期就要退役了。他上一次晋升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至于最后一次调动，那就更是远古历史了。他是克里尔岛上过去十五年里的惟一一名气象官。

这可怜的家伙，在我还只有六岁的时候就困在这冰山一样的岛上了。迈尔斯计算了一下时间，心里打了个哆嗦。这么久，很难说清阿恩的酗酒习惯是因还是果。算了，不想那么多了，只要他第二天能够清醒过来，告诉迈尔斯工作程序就行了。如果他清醒不了，迈尔斯可以想出许多残酷或不寻常的办法，迫使他清醒过来，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清醒。只要能够让阿恩介绍一下技术情况就行。这以后，随他昏睡去吧，就算一直睡到被抬上离岛的运输机都行，不关迈尔斯的事。

决定了阿恩的命运之后，迈尔斯穿上衣服，把行装放到办公桌后面，开始在办公室里搜寻起来。在指挥链的某个环节上，一定有一个清醒理智的人在做着实际工作，否则，像现在这个样子，这地方甚至无法正常运行。或许，这地方是由军士们管理的？天晓得！如果是那样的话，迈尔斯心想，他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找到并控制那个效率最高的军士。

在楼下的门厅处，一个人朝迈尔斯走过来。起先，在透过大门照射进来的光线的辉映下，那人只是一个剪影。随着来人快步走来，渐渐看出这人是个体结实的高个子，身穿宽松运动裤、T恤衫和运动鞋。很显然，他刚刚做完五公里健身跑，也许还加做了几百个俯卧撑呢。那人头发铁灰色，目光锐利。也许是个脾气暴躁的操练军士。他突然停住脚步，看着迈尔斯，起先是满脸惊讶，慢慢地又皱起了眉头。

迈尔斯两腿微微分开站立在那儿，头往后一仰，同样严厉地

